



蔡新强,文登市葛家镇西庄村人,大专学历。威海市青年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,文登区作协会员。2001年创作的文登商业宾馆之歌,被文登宣传部征订在《文登之声》歌曲选集中。同年此作品还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国企业歌曲选集《开拓者之歌》中刊载。2017年4月出版文学作品集《晨风》。



几年前的今天,听我的母亲说:“我的曾祖父叫蔡二宝,同村和邻村的人,都叫他是“老宝彪子”。

我的曾祖父为何得到这样的绰号呢?

听我的母亲说:“早年的曾祖父家境清贫,地无一垄,住的是破草房。一独生儿子给邻村财主扛活。他和我的曾祖母,春夏到山上挖野菜糊口,秋冬到山上拾柴草,我的曾祖父经常用木车推着柴草到处叫卖,卖给地主等富裕人家。

早年村与村之间,全是羊肠小路,过河也没有桥。我的曾祖父常推着一车柴草,当遇到河流就将柴草卸下来,先将木车扛到河对岸,再返回将柴草扛着过河,路过的人见到他这样便问:“你怎么不推着柴草过河?”我的曾祖父常回答:“推着柴草不好走,木车湿了会烂的。”

过了好多年,离我们村约有10公里的葛家村有了集市,他就将柴草推到集上卖。我的曾祖父在卖柴草时,人家买者出三块钱买他一车柴草,他确不卖,他对买者说:“我这车柴草不值三块钱,我只收两块钱。”时间长了,要买柴草的人,都知道我曾祖父卖的柴草最便宜,都是满集市上找我的曾祖父买柴草。

有一年,他在村西边的荒草坡上开垦了一块沙土地。春季他栽上了地瓜,秋后他将地瓜拿到集市上卖,很多买者都看好的地瓜色泽红润,个头也好,都说:“出两毛钱每斤,我的曾祖父说我的地瓜虽好,但我都是卖一毛钱一斤,虽是多人要买还是一毛钱一斤。”

# 长者往事

文/蔡新强

有一年秋季的一天,曾祖父赶集市卖完柴草,在回家的路边坑里发现一约20斤重的猪仔。曾祖父原以为是一头死猪,可细眼打量得知是一活猪。他向四周张望,不见个人影,他守候着这猪仔,在路边等了半时辰,也没有来找猪仔的,他便将猪仔绑在小推车上,穿村走户地寻找失主,直到去第三个村时才找到失主。那失主对曾祖父说:“幸亏您,这20元又回来了。我这一窝是六个猪仔,今天早晨天还没亮,我是用大板车拉着猪仔到集上,路上拖拉机轰鸣,这猪仔啥时跑的我也不知道。到了集上,还是你村的一位老哥,同我商量买我的猪,我们俩合计好,每只猪20斤,每斤按1元算,我同他说这6只猪仔你就给120元吧,可他说这不就5只猪吗?这时我一数,才知道丢了一只猪仔。心里那个上火呀!……万分感谢您呀!”

办完此事,夕阳已西下,等曾祖父回到家时已是“上灯”的时候了。曾祖母问曾祖父:“怎么今天回

来得这么晚?”曾祖父不知说啥好,支支吾吾。曾祖母跟问:“今天发财了吗?”曾祖父这回说:“发什么财,还破了个小财,我在回家的路上,车胎突然漏气了,我便急步推着车又返回集市上,花了两毛钱找人家给补好了。”

曾祖父去逝前一年的一天,他把自己一辈子攒的600元钱拿出来,对我的祖父说:“你的祖父母,早些年因病去逝,他们活着的时候,一分钱也舍不得花,买吃的盐都不舍得,一点福也未享。现在社会一天好过一天,我和你母亲岁数大了,穿也不用买啥,吃也吃不多,你从这些钱里拿出200元,送给咱村五保户蔡来桥,他无儿无女可伶呀!剩的钱你留着用。”

我听着母亲讲我家长者的往事,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,叭叭地落在地上。我从心底里可怜我的曾祖父母……我不认为我的曾祖父是傻子彪子,相反,他是一位憨厚仁义、诚实有爱心的长者,我永远怀念和敬重他。

QUANU全友家居

绿色全友 温馨世界

## 全屋定制 拎包入住

装家不用东奔西跑 全友整装一站搞定

优质品牌 特惠套餐 标准流程 专业团队

地址:文山路桥西150米(三联火锅对面)电话:8160018

## 车站

文登二中 初四十一班 黄景雯

是夜,我提着包包,在车站等候。

入秋了,秋风萧瑟,一阵阵寒流袭来。尽管被人群推挤着,众人的体温却丝毫蒸不掉我心中深深的寒意。

这个车站很奇怪。只要你有一张车票,你就可以登上随便一辆车,列车每七分钟一班,停靠七分钟,再就像不回头的游子一般,开向相同的终点。

没有人知道终点在哪里,只知道,这是一段很漫长的旅程。一切都是未知的。

无意,一辆列车残喘着停在了站上,有人蜂拥而上,有人退避不前,有人来回徘徊,但时间只会定格在七分钟,七分钟后,车门不再理会犹豫的人们,闭合了。

我看着梧桐最后挣扎着用黄叶吟着穷酸的诗,终于,寒风流过,最后一片叶也抓不住梧桐的枝干,零落下,翻滚着,带着最后的、不死心的欲望,被飞过的列车一瞬间碾成灰烬。有的人从大门挤来,口中大喊着:“等一下”;有的人暗舒一口气,却又担心起下一个七分钟自己的去留。总之,一片混乱。

我怅然。叶的一生短暂,被碾成粉末也无人在意。也许有人已逝,可又有多少人知道,你来过?

我握紧包带,在寒风中局促着,不安着,凌乱着。

“少年仔”一位老者缓步而来。尽管他脸上是着慈爱的笑,语气中渗出久违的亲切感,我却本能地将包裹抱紧。人真是可笑,明明那么渴望被关爱,得到后却警惕得像竖起羽毛的一只鸡。

他倒不在意,“少年仔,一个人?”我迟疑地点点头,这儿,谁不是孤身一人在闯荡?

他笑了笑,用充斥着硬茧的手摸摸我的头:“现在不是了。”

我愕然,他明明在笑,却那么苦涩:“我轻时跟你一样,一个人,在异地。当时我拿着票,等了几十辆车开过了也没敢上

车,怕呀!去了的人都不曾回来,去哪儿了,去多久,干什么,我都不知道。记得每次要上车时,我攥着票等着。后来,票都差点抠出个洞来。”

“我明明可以走,却因为不肯走那一步留在那儿很久,我想见见外面的太阳,呼吸外面的空气,却做不到。现在想来当时的自己怎那么傻?”

“后来醒悟了,坐上了车,结果到了终点站,当初和我起的人一个都成家立业,只有我一个人和小娃娃站在一起,像个十足的傻子。”

“终点是哪儿?”实在忍不住,打断了他,如果终点是个更令人痛苦的地方,我宁愿留在这个车站。

“终点?终点就是未来吧?”老者惨然一笑,“终点对有些人是美好的,是个让他们大施拳脚的地方。对有些人来讲,那个地方很不好,弱肉强食,残忍残酷,人们很少有同情心去帮助谁。但——”他一停,我抬头。

“如果你不去,一定会后悔,”他严肃地说,“我一辈子算完了,我认为我这辈子就这么没有价值地过下去,但冥冥天意,我是唯一一个回来的人。也许我此生最大的意义,就是点开一个和我一样的少年仔。”

花总是会败的,但能因为它会凋零,就让它永不开放吗?火总是要萎的,但能因为它会灭,就剥夺它温暖一个人的权利吗?”我惊醒。“少年仔,去吧,去过了终是不悔的。”

清晨的光挺过来,打在老者的脸上,抚摸着他脸上每一个皱纹。他走远,我想追去,他却已挥挥手消失在人海中。

七分钟,我登上了列车,七分钟,列车启动,一路风景倒退,一道强光袭来,我费力睁开眼——

前方未知。

那七分钟,叫七年。

那个车站,叫人生。



文登区第二实验小学  
四年一班 张艺琳  
指导老师:王丹华

每年开学前我都观看《开学第一课》,今年也不例外。吃过晚饭我便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,终于在晚上八点,《开学第一课》如约而至。今年的《开学第一课》主题是:五星红旗,我为你自豪。节目中邀请了:95岁高龄从白公馆脱险的郭德贤老奶奶;我国第一代登山运动员贡布;海口舰原政委严冬;“嫦娥四号”总设计师孙泽洲和澳门濠江中学校长尤瑞阳等嘉宾,他们为我们深情讲述各自与国旗的动人故事。

通过观看,我了解到: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只见屏幕上,哨声响起,解放军战士们迈着矫健的步伐一步一步迈向旗杆,现场的学生们,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。此时,坐在电视机前的我看到此情此景也默默地站了起来,向国旗行注目礼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接下来出场的郭德贤老奶奶,她为大家详细地讲述了国旗的缝制过程。讲完后,主持人将一面完全与当时相同尺寸的复制红旗送到了郭奶奶手里,她当场颤抖

地打开了红旗,用手细细地抚摸着上面的图案,她双眼噙满了热泪,脸上表情复杂,这复杂里满是欣慰、喜悦、自豪,还有对白公馆战友那深深的怀念。国旗对于郭奶奶来说是信仰也是荣耀。我不禁暗想:五星红旗是革命先烈们用自己的鲜血染成的,我们伟大祖国的和平环境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。无论是郭奶奶一针一线地绣红旗,还是珠峰勇士排除万难让五星红旗在世界之巅屹立不倒,老一辈人们都在用他们的行动守护着国旗,他们的事迹,深深地鼓舞了我。

我昨天看完节目,今天当步入校园,当那熟悉的国歌再次在我耳畔响起,当那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我眼前飘扬,我的全身立刻热血沸腾,我感到眼前这面庄严的国旗比以前更美了。

于是我暗下决心:我要像热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国旗,我要争分夺秒奋发学习,为建设更加强大的祖国尽自己的一份力,让可爱的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祖国大地的各个角落。

